乡情

乡间拾趣

□姚雅丽

莫说不曾为伊牵挂,所有尘封的消息都会在春来时解冻,或重新萌芽。那座小桥,你还记得吗?我们曾经倚着你的栏杆,阅读天上的星辰;那道清溪,你还记得吗?我们在春潮涨涌时涉水戏浪,在你的鹅卵石底下摸出欢蹦乱跳的鱼虾;那条林中幽径,你还记得吗?我们曾采下你道旁的野花,捋下你树上的嫩叶,摘了你枝头的野果……我们嬉闹着走过的村野,简净透明,炽热率真,我们依旧是愣头愣脑的莽撞少年。

当我踩着夕阳,走过村庄,走过原野时,我与缄默的大地一起,做着一个明快的梦。梦里有橙黄橘绿,有月白风清。梦里,村口那株栉风沐雨的老树,依然伸展着枝杈,欢欣地舞蹈着,喃喃地倾诉着缠绵的爱——爱着你春天的繁花无数、细雨霖铃;爱着你夏天的万木葱茏、流光烁金;爱着你秋天的七彩锦缎、枝头硕果;爱着你冬天的娴静深沉、松弛自洽。我走过村庄,暖暖的阳光把缤纷的原野涂抹成斑斓的画。我吮吸着大地芬芳,偎依在母亲的怀抱里。

村道旁的水泥电线杆已完成了使命,退缩到时光一隅,任藤蔓爬上去,枯了又荣,荣了又枯。可是我知道你的脉搏仍在跳动,那些曾经的电光石火,那些明亮的、温暖的流动,依然漫过你斑驳的肌肤。你用惆怅的目光望着天外之天。可是原野里晚来的风,屋檐下燕子的低语,拉回了你远行的思绪。多少白云悠悠,多少白驹过隙,多少人世繁芜,都在那绿影婆娑的小院中徘徊。蕉叶下,阿嬷的蒲扇摇醒了多少往事?小黄狗多管闲事,追逐着那只贼溜溜的小老鼠,惊扰了闲庭信步的花母鸡,也给安闲的日子平添了些许情趣。你眺望山外山,向往天外天,却依然挪不动脚步。绿了芭蕉,黄了枇杷,你依然守着,守着日销月铄,守着水寒山寂,守着村庄昏黄的记忆。

龙眼树掩映的古大厝,堆满了杂物,也堆满了几代人的故事。你不说,但总会有春天霖铃的雨滴在厅堂敲出声声记忆。说着饱经沧桑的安详,说着阅尽繁华的淡然。你有“皇宫起”的贵气,也有置身山野的清新。双龙戏珠、八仙过海、桃园结义、双凤朝阳……你的翘脊上、楹梁上、门楣上,唱着一出出荡气回肠的传奇。真实的生活,却因这砖雕石刻里承载的太多意象而变得缥缈不定。那一个个仙人高士,一只只瑞兽神驹,姿态绝妙,或近在咫尺,或遥相呼应,连起今生前世,连起亲兄热弟,连起故土家园,连起山河万里,也缩短了时空的距离,搅动了百般心事。总有孩童稚嫩的嬉闹声在你的椽柱之间回荡,也有青春活泼的身影穿过回廊,闪过天井,消失在村口。故乡的红砖厝,幻化成冬日的一抹暖阳,熨帖着游子的心口。

行走乡间,你可以清空一切,做一回人间草木。与热情缤纷的花相拥,与舒枝展叶的树对望,听风不紧不慢地吹过,吹来山梨子的清甜,野柿子的酸涩,还有庄稼的隐秘,青虫的私语……你可以赤足在田埂上跑一跑,接纳大地的气息;可以把脚伸进溪涧里,享受鱼儿的亲吻;可以随手掰个青瓜,摘个桑葚尝尝鲜。当然,你也可以停下来,矫情地摆个姿势拍拍照,或很文艺地咏诵几句诗。你尽可随心所欲,做最舒服的自己。

每日佳句

世上最美的艳遇,就是遇到更优秀的自己。

四季

惊蛰之美

□刘 峰

微雨众卉新,一雷惊蛰始。一声声春雷,犹如出征的战鼓,在水墨色的夜空中响起,筛下一阵温润的雨,催醒了大地。

一夜过去,雨歇云收,呈现在眼前的,是一个鲜亮、晴和、芬芳的世界。

嫩蓝蓝的天空下,草叶上露珠闪烁,沟渠流水潺潺。花儿竞相绽放,白的像雪,粉的若霞,红的如火,黄的似金,特别是桃花、油菜花、紫云英等开得那么的繁,那么的密,那么的亲,惹得一只只蜂蝶在花丛中起起落落,让人满眼尽是一派鲜妍明媚之景。

哦,原来是惊蛰时节到了。儿时,每到这个节气,父亲会喜滋滋地带着我,去听取蛙声一片,去陌上领略惊蛰之美。暖熏熏的日头,此时爬上了坡,照在眼前这片土地上,地气蒸融,一派温煦,仿佛有一缕若隐若现的紫烟,从潮乎乎的地里袅袅升起,如梦幻一样消融在碧空中。

“嘘——”父亲的手指朝着前方指了指。顺着他指的方向,细瞧之下,我才发现这一片土地并不宁静,宛如胎儿正在母腹中蠢蠢欲动。

此时的地里,仿佛埋了一团团酵母,在雨水、阳光、地气、微风的共同作用下,慢慢膨胀,渐渐疏松,微微拱动,形成了一圈圈神秘的漩涡,一座座小小的碉堡,一个个微型的沙漏。这些“工程”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,让人感觉仿佛有什么变化即将发生。

只听见一声微响,犹如一朵蒲公英被风儿吹散,眼前的一个沙漏,宛如一锅水,在刹那间迎来沸点。只见一些嫩黄色的幼虫从沙土里浮出,在阳光的照射下,看起来晶莹剔透,好似从科幻电影中跑出的天外来客。

几秒钟之后,这群生命又变成了金黄色,随后,又逐渐变为杏黄色、粉红色及赭红色。很快的,在阳光与微风的作用下,这些小虫的身上出现了一双双透明娇嫩的翅膜。在我的凝神下,它们长出了黑壳,上面还出现了七个鲜红的斑点,不久之后,它们乳色的翅膀也开始变青,变硬。

“看,是七星瓢虫。”在我叫出它们名字的时候,这一群小生命仿佛受到了惊吓,一下子便四散开来,转瞬之间,就不见了踪影。仿佛吹响了一个冲锋号,地里的变化更快了,一只只幼虫相继孵化成型,纷纷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。

渐渐地,周围的田地和菜地中,也开始迎来了稚嫩的虫鸣,一声接一声,一串连一串,有蝈蝈,有蟋蟀,也有金龟子,它们给春日添了一抹鲜活,增了一分激情,也赋予了一缕诗意。

父亲瞧着听着,古铜色的脸庞变得酡红,如饮了一瓮村酿,他笑着对我说:“这些虫子,大部分是益虫,今年一定会是丰收年。”

惊蛰一犁土,春分地气通。随着惊蛰时节的到来,父亲喜气洋洋地驱赶着那头老水牛,甩响了第一缕脆生生的鞭哨,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春耕。此刻,展现在一家人眼前的,是一个崭新的、嫩绿的、充满希望的田野。

直到如今,每到惊蛰时节,我仍然会抽空去故地重游,一边回忆着当年,一边感恩着这一片富有灵气的土地。

食事

碗糕的记忆

□杨新榕

在泉州街头巷尾行走,总能发现有一股熟悉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,那是碗糕的香气,一种与本土生活紧密相连的味道。

制作碗糕的过程虽然简单,却蕴含着丰富的技巧和情感。首先,要将米浆发酵至恰到好处的状态,既不能发酵过度,也不能发酵不足。只有当米浆散发出微微的酸味及呈现出细腻的质地时,才能保证碗糕的口感和风味。随后,要把发酵好的米浆轻轻地倒入碗中,这一步看似简单,却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巧,以确保蒸制出来的碗糕大小一致且形态美观。接下来,就到了蒸制的步骤了,此时要将装有米浆的碗放入蒸锅中,用大火快速蒸制。随着蒸气的升腾,米浆会逐渐凝固成型,并散发出淡淡的米香。当蒸制的时间刚好时,一锅热气腾腾、香甜可口的碗糕就可以出锅了。每一个碗糕都会呈现出完美的“笑脸”,咬下一口,米香四溢,甜而不腻,让人回味无穷。

碗糕这一闽南地区的寻常糕点,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陈阿福的孤儿,为了生存,他进入了一家碗糕店工作。尽管生活不易,但陈阿福始终保持着善良,十分热心的他每天都会把新鲜的碗糕,分享给一位无家可归的阿婆。陈阿福的善举让这位阿婆充满感激,为了回报他,阿婆向陈阿福传授了一道独特的碗糕秘方。原来,阿婆年轻时曾是一位著名的糕点师,她所制作的碗糕口味独特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陈阿福非常珍惜这个机会,他认真地学习阿婆的手艺,将碗糕的制作技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如今,这个被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,真实与否已无从考证,但故事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互助之情,却依旧温暖着人心。

碗糕,如同泉州人的生活,平凡中孕育着无限的可能。当它出笼时,如花朵般绽放的“笑脸”,仿佛在诉说着泉州人的乐观与坚韧。在泉州的传统习俗中,碗糕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,它不单是一种美食,更是一个情感的寄托。每逢祭祀之时,这小小的糕点便成了一种神圣的存在,它代表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祈愿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人们相信,吃了碗糕就能发财,发家,迎福,就能带来好运和接收幸福。因为喜爱,由此也衍生出不少与它相关的民间俗语,比如“虾米碗糕”,这句地道的闽南语,是惊讶,是好奇,也是追问,它是泉州人生活的一种写照。无论是对待食物,或是对待生活,泉州人常会怀着一颗探索的心,去发现,去体验。“虾米碗糕”有时是对生活的感慨,它仿佛在告诉我们,生活就像这碗糕,火候到了,它才会“笑”。又或是那句“输人不输阵,输阵碗糕面”,更是泉州人性格的真实写照。这句话既道出了泉州人坚韧不屈的精神,也体现了他们面对困境的从容与淡定,就像那蒸得成功的碗糕,总能呈现出一张最美的“笑脸”。

如今,虽然在市面上可寻到各式各样的点心,但碗糕依然是我心中的最爱,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美食,也是一种情感符号,更是一种记忆载体。

回首

手推剪

□徐 妮

不久前,我收拾房间时,无意中翻出了一个军绿色的小木箱,箱子因多处有磨损和褪色,显得斑驳陈旧。我打开箱子的锁扣,掀起箱盖后惊喜地发现,里面放置的是父亲的那把老式推剪。

父亲的老式推剪是手动的,所以也叫手推剪。它外观看起来像一把钳子,长约17厘米,是由两个手柄和两片锯齿形的刀片组合而成。两个手柄之间有一根硬弹簧,使用时捏紧两个手柄,两个刀片会随之左右平移,由此将头发剪断。一旦手稍微松劲,弹簧就会自动撑开手柄,再次捏动一下手柄,就能流畅地推剪头发。

我轻轻拿起这把手推剪,在手里捏了捏,两个手柄仿佛一对在岁月长河里滑动的船桨,一下子便把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。

儿时看这把手推剪,总觉得它特别像一个小人,头大,腿长,不仅龇着牙,还穿着一身亮眼的银色衣服。我曾好奇地捏过手推剪,但由于当时力气很小,压根就捏不动手柄。不同的是,这把手推剪一旦被父亲拿在手里,就变得特别灵活,特别好用。从我出生以后,父亲就会用这把手推剪给我理发。八岁前,我梳过几年长辫,到了八岁那年,为节省时间去学习,父亲帮我剪掉了不好打理的辫子。后来直到上大学前,我都未曾去过理发店,一直是在家中由父亲给我剪发。

记得那时剪发,我通常戴着围布,坐在凳子上,而父亲则站在凳前,手里拿着梳子和手推剪。从后面转到侧面,再从两侧转到前面,父亲轻轻地剪,细细地推,来回地看,直到他觉得非常满意了,才会收起梳子,放下手推剪。每次理发结束后,父亲还会拿起一块软软的海绵,仔细地为我擦掉脖子上和耳根后面的碎发。

上中学后,我开始喜欢臭美。有一次,父亲给我理完发后,我照着镜子左看右看,总觉得额头上的头发被剪得太短,心生不悦,一边抱怨还一边用手拉扯着头发,仿佛这样做就能让头发立马变长。父亲见状后安慰我说:“头发太长会遮挡眼睛,再说头发长得很快,过几天就会变得好看了。”当时的我听后反倒哭了起来。虽然嘴上闹着,但我也意识到了不该如此任性。之后到了学校,老师见到我便问:“是谁给你理的发?”我低声回答:“是我爸爸。”没料到老师却说:“剪得真好,一看就是出自匠人之手。”

上大学后,当我再想让父亲给我剪发时,父亲却委婉地拒绝了,他说:“你们都长大了,时代也变了,要剪流行的发型还是去理发店吧。”我心里一阵心酸,有些事过去了,就真的过去了。回想起曾经,父亲用手推剪给我理的短发,才是真正的经典发型。那一刻,我才恍然明白,当年老师为什么猜父亲是一位匠人。我和父亲谈及他理发的手艺从何而来,才知道父亲是经常看一位老师傅理发,然后自己慢慢摸索研究后才学会的。

一缕头发,一寸光阴。如今,父亲已改用电推剪去为孙辈们理发了,那把写满岁月的手推剪,则被父亲悉心收藏着,陪着他一起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。

(CFP)

茶余饭后

藏在古诗词里的绿意

●**竹篁绿**:一种墨绿色中带有少许黄色的绿色,类似于竹林的颜色。

出处: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——王维《竹里馆》

●**艾绿**:一种浅绿色,类似于艾草的颜色。

出处:又佩灵符重午辰。榴红艾绿逐年新。——吴昌绶《鹧鸪天·丙辰午日》

●**梧枝绿**:一种深且黯淡的绿色,类似于梧桐树枝的颜色。

出处:剪落青梧枝,灞湖坐可窥。——李白《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灞湖》

●**松霜绿**:一种带有灰度且低饱和度的绿色。

出处:泉烛千年碧,霜松数寸青。——司马光《致政邵少卿挽词》

●**薄荷绿**:一种带有蓝色调的高明度绿色。

出处:薄荷花开蝶翅翻,风枝露叶弄秋妍。——陆游《题画薄荷扇》

●**水绿**:一种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的颜色。

出处:池塘水绿风微暖,记得玉真初见面。——晏殊《木兰花·池塘水绿风微暖》

众生

鸽子邻居

□黄宗慈

(CFP)

春寒料峭的早晨,一阵似曾相识的稚嫩鸟鸣从窗的缝隙传入屋中。我掀开窗帘一瞧,原来是两只雏鸽正在窗外的花台上叽叽喳喳地叫着,而守护着它们的亲鸽用坚毅的眼神盯着我,似乎觉得这样做就能吓退我这个陌生人。

鸽子,虽是“一暝大一寸”的动物,但雏鸽长大离巢也得三十多天,这段时间只能耐心等候。一日数回的鸣叫,声声代表着亲鸽前来喂食,有进就势必有出,日复一日,可想而知,我家窗外那三公尺有余的花台,也因为这些鸽子的入住而变得愈来愈不干净了。

我是养过鸟的,曾经尝试着养一对相思鸟。可惜的是,两只鸟成了怨偶,一只被啄秃而殁,另一只也孤寂而终。我心想,若把窗外的那些“不速之客”收养,或许自己又会甘心做一位“铲屎官”了。但考虑到确实已失去当年养鸟的热情,加上随年龄增长而产生的各种顾忌,我终究放任这个想法随风散去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幼鸽已和它们的爸妈一样有着一身灰羽,花台上不再只有幼鸽的叫声,还多了一些明显的骚动,想来可能是亲鸽和幼鸽打成一团。那些屋外的动静,时常会牵动着我的神经,身为屋主,我总觉得自己有义务去一探究竟。后来,骚动的诱因也慢慢被揭晓,原来是亲鸽迫不及待地要再度孕育下一代,便开始驱赶已经长大的幼鸽。

虽然我曾两次直接和雏鸽相见,但随着亲鸽迎来了新的生命,我这次才终于看到鸽子蛋,它们比鸡蛋要小一号,正躺在一堆鸽粪上。由于到窗边探看鸽子已经成了我的“例行公事”,可能是太常出现了,亲鸽已当我是熟人,对我视若无睹,有时甚至会不耐烦地翻起白眼。

之后一场雷雨润泽了大地,但对正在孵蛋的鸽子,这场雨却是一个扎扎实实的考验。熬过一夜风雨的母鸽全身湿漉漉,眼神里尽是无助与哀怨。面对嵌在生命中的使命,它不能任意背离,也没人知道,它得用多少勇气才能抵消独自在魆黑里应对数小时落雷的惊恐。看它瑟瑟发抖的模样,我动了恻隐之心,眼看花台笼罩在水气中,蹲着孵蛋已是不可能的任务,母鸽只能在蛋旁等待公鸽前来换班。天候不佳,迟到的公鸽姗姗来迟,它的出现让母鸽得到救赎。母鸽快速地退后两步,先飞上窗台,又飞到墙上,再往外飞去。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“之”字形爬升法不是人类的专利,鸽子也懂。这对鸽子夫妻经过两天轮流啄泡过水的蛋,最终断定无力回天,放弃了继续孵蛋,也飞离了花台。我心想,看来这鸽子是健忘族群,以健忘治愈伤痛,昨日悲伤只留在昨日,今日又是崭新的一天。

后来,趁着花台暂时闲置,我请来师傅用钢丝绳把它绕好绕满,一面人工屏障被筑起,借此也去提醒鸽子别再来冲撞。自此,我便和鸽子邻居划清了界线,天各一方,互不打扰。